

邊陲新篇





边 新 篇

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征文选

編輯出版：塔城地区庆祝 建国三十

周 年 领 导 小 组 編

印 刷：塔城地区第二印刷厂

出版日期：一九七九年九月

边 陲 新 篇

——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征文选

1949——1979

塔城地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
领导小组编印

封面设计 题字 阿布力米提 艾热提 甄志渊

题图 尾花 张俊彦

—— 卷五 第三十三回 平定文 ——

1949—1979

解放思想，大胆创新，

为满足各族人民的文化

生活需要而努力！

梁弄山

蘭花圖
蘭花圖

蘭花圖

蘭花圖

蘭花圖

目 录

献给金色的十月(代序).....	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小 说

六月水.....	吴连增 (3)
你认识他吗.....	郑 君 (22)
接班.....	吴静林 (35)
礼物.....	黄仁勇 (50)
羊的故事.....	马宗邦 (57)
追求.....	王玉铭 (67)
丁丁.....	路光亮 (83)
童话寓言四则.....	周卫东 (88)
高帽子桥(小品文).....	群 慧 (100)

诗 歌 · 曲 艺

在这一条路上.....	尹锡孟 (101)
献给时间的恋歌.....	毛耀庭 (119)
浪淘沙·巨变.....	王存发 (124)
塔尔巴哈台, 母亲.....	周庆林 (125)

沙子·水泥·搅拌机·····	郑诚英 (128)
寄自乌河水库·····	肖功高 (131)
夜·····	文 基 (138)
农场短诗·····	张小平 (140)
祝自卫反击大捷·····	熊昌银 (144)
江城子·赞张志新烈士·····	孙玉崑 (145)
再见吧·····	唐岳林 (146)
园丁·····	孙仙山 (148)

风口情·····	朱自欣 (149)
聚宝盆·····	陈德昌 (176)
两个生日的沙尔拜·····	尹必桥 (187)
喜事·····	张甲进 (192)
夜战打麦场·····	陈日午 (194)
金凤凰·····	苏 童 (199)

大老赵接刘海巧 (山东快书) ·····	郑志运 (211)
奇遇 (讽刺喜剧) ·····	郑景祥 (220)
少先队员跟党走 (歌曲) ·····	卢文就 (242)
照上一对幸福花 (歌曲) ·····	潘继祥 (244)

献 給 金 色 的 十 月

(代 序)

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，在喜庆丰收的日子里，战斗在反修前哨的塔城地区六十多万各族人民，用丰硕的劳动果实、饱含深情的歌声，迎来了又一个金光灿烂的十月——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。

从漫漫寒夜中走过来的人，最懂得十月的温暖。三十年前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，灿烂的阳光洒满边疆，苦难中的各族人民从此站立起来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。三十年啊，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。然而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！我们祖国的边疆摆脱了贫穷落后，开始繁荣兴旺；各族人民亲密团结，并肩战斗，抗击着西伯利亚的寒流，建设着反修的铜墙铁壁。山河换新貌，风景这边独好。

十月，金色的十月啊！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走向胜利的起点。三年前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，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。从此，我们伟大的祖国又翻开崭新的一页。英雄的

边疆各族人民，乘风破浪，吹响了向“四化”进军的号角。

为了迎接建国三十周年，今年以来，地区各族业余文艺工作者满怀激情，奋笔疾书，在紧张的劳动和工作之余，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。这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的合集就是从大量来稿中编选的。这些作品，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，建设边疆，保卫边疆，特别是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精神风貌。作者大都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干部、工人、社员，不少作品还是作者的第一篇习作。因此，尽管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还不高，但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政治热情。

这本文艺创作征文选集是地区编选的第一个集子，它反映了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业余文艺创作出现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，反映了文艺创作队伍的成长壮大。但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，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尚显粗糙，缺点错误亦在所难免，殷切希望读者批评、指正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广大业余作者努力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刻苦磨炼，不断提高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



六月水

吴 连 增

一个駝峯断了，

另一个也不会有力。

——哈萨克族谚语

六月，在祖国内地，夏粮早已登场入仓，而在这西北边陲的一角，小麦才开始扬花。当地农谚说：“扬花不灌，减产一半。”可见，浇好扬花灌浆水对小麦丰产是何等重要。不料，就在这个当口上，菊花滩持续一个多月大旱，折磨得路边的青草枯了叶，耐旱的野金菊垂了头。外江！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，原先是多么好看：齐刷刷，绿油油，微风荡起层层波浪，一直涌向天边。可眼下哩，不要说北山的旱地，就是灌过几次水的丰产田，也裂开一张张大口，象在拚命呼救似的。

为了制服旱魔，菊花滩人民行动起来了，他们挖泉掏井，开源节流，连老人和娃娃都上了阵。可是，汗水换来的

涓涓细流挡不住灾情的蔓延，凶狠暴戾的旱魔挥舞着它那火焰般的巨掌，继续摧残着菊花滩美丽的容颜。……

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一、悲剧还会重演吗

这天黄昏时分，乌拉尔汗在公社开罢紧急抗旱会议，没停脚，抄近路，急急火火地赶回菊花滩。

牧羊人最疼爱没有奶吃的羊羔。这些天来，乌拉尔汗为抗旱操碎了心，熬红了眼，黑条絨上衣的后背结了层白花花的汗渍。他在菊花滩滚打了大半辈子，碰上这样的“卡脖子”大旱还是头一回。如果不是“四人邦”的干扰，早几年修起坐水库，今天也许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就是高山积雪已经溶化，洪水开始猛涨。会上，他象一支拉满弓的箭，浑身憋足了劲，表示一定要争时间，抢速度，打好抢洪灌溉这一仗，适时浇好小麦灌浆水，全力以赴夺取粉碎“四人邦”后的第一个丰收。谁知，就在会议将要结束时，大队临时负责管水的贾呈祥打电话告诉他：团结渠水位突然下降，浇水进度减慢了将近一半。象是晴天霹雳，乌拉尔汗被这意外的消息震得头皮发麻，拿耳机的手不由抖动起来。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，团结渠如若出了“麻达”，那才要命咧！当时，他虽然象下命令似地给老贾一再交待，让他派几个人去检查一下渠道，但他心里一直象敲着手鼓，放心不下。

团结渠引的是国境线上一条无名小河的水，通常称它为

界河。界河水在峰峦起伏的峡谷地带通过分水龙口，一半流到国外，一半流到我国塔尔巴哈台山下的菊花滩。这条二十多公里长的水泥渠道，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由人民公社社员和农垦战士联合修建的。渠道上游是红旗农场六连，下游是幸福公社菊花滩大队。多少年月里，两家合用一渠水，相互支援，亲如一家；分水闸虽说由六连负责管理，可六连总是严格按照“各家一半”的分水协议办事，从不多占多用。遇到特殊情况，两家还互相让水。那时节，谁不夸赞、羡慕这对比翼齐飞的雄鹰呵。可是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干部靠边，坏人当道，内战不停，渠道失修，眼看渠水白白流到戈壁滩上却无人过问，到了旱季，水不够用时，两家又常为分水不均而争吵不休，甚至发生武斗。有一次，菊花滩大队发现水位下降，便报告了当时担任大队革命领导小组付组长的贾呈祥，老贾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亲自带了一伙人冲到分水闸去辩论，质问六连的人为何破坏分水协议，卡菊花滩大队的脖子。一怒之下，有人竟动手把分水闸门给砸了。六连的人也不示弱，一轰而起，当场抓了菊花滩大队的两个头头，扣押起来，直到他们写出检查，承认了错误，才放回去。贾呈祥为此十分恼火，大骂六连欺人太甚。若不是当时已经结合到大队领导班子的乌拉尔汗出面劝阻，几乎酿成流血事件。……从那时起，一向和睦相处的邻居变成了冤家对头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真相大白了，煽动武斗、破坏团结的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渠道修复了，流水畅通了，难道过去的悲剧还会重演吗？

晚霞染红了菊花滩，上弦月早早地从山背后爬出来，窥

视着焦灼的大地。乌拉尔汗没有顾得回家吃饭，就直奔打井工地找老支书吐尔根，顺便看一下团结渠的水情。

他迈着沉重的脚步，穿行在田间小径上。几只黄鸭、白鸬腾空而起，无声地向远处飞去。他隐隐听到了渠水滚动的响声。霞光里，团结渠显得格格外壮观而又神秘——远看，它象从天而降的一条彩练，熠熠闪光；近看，又象俯卧在菊花滩上的一条银色巨龙，蜿蜒曲折，变幻莫测。『害，多么迷人的景色！要是往常，乌拉尔汗总该情不自禁地吼几句赞美家乡的民歌，可现在，他哪有一丝兴致。望着渐渐变得枯黄的麦叶和龟裂的地皮，他突然感到眼窝里有点发涩，胸口象压了一块滚烫的石头。他不忍心再看下去，终于加快脚步，跨上了团结渠堤岸。

二、神秘的微笑

“乌拉尔汗队长，等一等！”

随着这亲切的话音，一张不怎么好看却是有棱有角的脸，出现在乌拉尔汗的面前。这不是别人，正是四队副队长贾呈祥。贾某文化虽不高，对心理学倒是颇有研究。生活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，他深知语言的重要，他不仅学会了几句维吾尔、哈萨克族的日常用语，而且粗通蒙语和锡伯语，还懂得一些穆斯林尊重长者的礼节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虽然也干过一些不得人心的事，但在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，他却主动提出回四队工作，因而赢得不少人的同情。乌拉尔汗几次找老支书商量，建议把贾某提

为大队副队长，吐尔根总是淡淡一笑：“还是看看再说吧。”粉碎“四人邦”后，乌拉尔汗又以“加强民族团结”为理由，建议党支部重新讨论，老支书还是淡淡一笑：“我对这个人有点捉摸不透咧。”最近，乌拉尔汗自作主张，以临时邦工的名义让贾呈祥负责水利。贾某受到重用，自然十分卖劲，整整一个下午，他亲自带着几个社员巡渠查水，来回奔波，好不忙碌。

“乌拉尔汗大哥！”贾呈祥上身微微前倾，右手抚在胸前，亲切的语调中又带着几分焦急，“根据您的指示，我们把渠道检查了两遍，不瞒您说，连个鼠洞也没放过，还是没有发现跑水漏水的地方。”

乌拉尔汗愕然站住了。他目测了一下团结渠的水位，又看了看贾呈祥那副虔诚的面孔，眉心陡地拧起一个洋芋蛋似的疙瘩，卷莫合烟的手也不动了。不用说，贾呈祥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是令人满意的，可是在这洪水期刚到的时候，水位为什么没有上升，反而下降了呢？他不由自主地把视线从贾呈祥的面部移到团结渠的上游。难道六连的渠道发生了故障？还是……他不敢往下想了。没有根据的猜疑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。于是，他很镇静地说：“老贾，我们还是要认真地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。”

“检查渠道，我不反对；打井抗旱，我也赞成。”贾呈祥抄起衣角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诚恳地提醒道，“不过，海水难测，人心难摸，你们队干部的脑袋瓜也得复杂一点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”

“老贾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乌拉尔汗带点愠怒地反